



回忆北京的夏

在北京的夏天你会期待什么？一场轰轰烈烈的暴雨？还是穿胡同而过的凉风？

北京的夏天是一个让人期待的季节。也可能你不知道期待什么，但那是一个让你期待的季节。

其实期待的是夜晚。

北京晚春，却是早夏。

大约在 5 月初的时候，北京就进入了夏天。北京的夏来得快，突然，没有一点准备。仿佛刚刚脱下羽绒服，就穿上了短袖。对于不参加商务和外事活动的北京老百姓来说，长袖衬衫几乎可以忽略不用，因为春秋之间、夏秋之间的间隙太短，用不着长袖衬衫来衔接、过渡。所以在北京的街头，衬衫的广告非常少见。

这早夏来得早，走得可不迟。从 5 月一直延续到 9 月中下旬，占了北京的大半年季节。

晚春短秋，成为北京夏天的头饰和豹尾，斑斓而迟迟不肯离去的夏日让人难忘。

北京夏日的白天一点也不比南方的夏季清凉，那种热，是干燥的热，挥之不去的热，连汗水都要蒸发掉，炎热的中午气温会高达四十摄氏度，和南方的夏天别无二致，一样的空调，一样的电风扇，一样的冷饮，一样的有民工中暑。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这两年来，北京的夏天流行一种叫桑拿天的气候，而且时间有越来越长的趋势。不知道是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，还是北京的湿度在增加，桑拿天本是上海人形容当地气候，最多不超过十五年的时光，但现在也南风北渐，这桑拿天快把北京蒸成黄梅时节的江南。有朋友开玩笑说，瞧，你们呀，把南方的特色全带来了。

但怎么蒸，北京的物件不发霉，用北京人的话说，就是不长毛。在南方生长的岁月里，我每年夏天总要看一种“晒伏”，就是黄梅天过去了，家家户户总要将家中的衣服搬出来在伏天的烈日下曝晒，去除湿气和霉斑，用毛刷刷去那些“毛”。有些家庭主妇在晒伏时还会因长时间翻衣刷“毛”而中暑。

北京不知道晒伏为何物，就像南方人没法想象北京冬日的暖气让屋内温暖如暮春，如初夏。

北京的夏，白天毫无特色可言，夜晚暑气散尽，开始凉爽。北京人非常热爱夏夜，胡同里大爷大妈们几乎倾巢而出，下棋，打牌，看电视，侃大山，而年轻人则喜欢喝啤酒，简单点就在路边支个桌子，复杂点的就聚到酒吧。北京的酒吧夏天最火，无论是三里屯还是后海，或是其他的酒吧群，都人气腾腾，俨然景观。

北京夏天的夜晚，一个人骑上一辆自行车，不是去何处，而是漫无目的地在长安街上兜风，宽阔的大道，你会感觉到八面来风，那种爽，是无比惬意的爽。说实在的，在北京时时刻刻感到是自己的渺小，那些大人物和大建筑常常是一种无形的压抑，让你很难产生豪气和伟岸。但在夜风轻拂的长安街上，自由，甚至而没有交警的约束（交通管制并不限制自行车）。因而，你穿行在历史和现实之间，你俯瞰那些大建筑，而你你觉得你是一个小人物，那些汹涌的车流在你面前走过，是在向你行注目礼。当你行到天安门广场时，你会产生一种检阅的错觉，你觉得做一个北京人，真的不渺小。

（王千）

零公里

曾经偶尔想，人生最须臾离不开的就是吃了。可是现如今，许多东西原本真正的味道都已经离我们远去，机械化批量饲养的猪或鸡，在屠宰场和超市里整齐划一，包装鲜艳，在餐桌上却在嘲笑着我们的味蕾和胃口。

国内国外大小餐馆，吃的委实不少了，但是，最难忘的，却不在那里，而全在毫不知名的乡村野店。即使过去的日子那么久了，吃的味道，还有那里陈设的一切，都还是那样的清晰如昨。真的是怪了。

三十六年前的秋天，之所以记得如此清楚，因为那是我插队北大荒第一次离开那个小村子，来到了富锦县城。那时，村里没有什么吃的，尤其到了冬天，除了老三样，即冻白菜、冻土豆、冻胡萝卜之外，只有煮上一锅冻豆腐汤，用淀粉拢芡浇上点儿酱油香油，我们称之为“塑料汤”。吃了整整两冬这些东西，胃都吃

倒了。来到县城，第一顿晚饭，在一家小馆里吃的，吃的是肉片炒芹菜。不知人家地窖里是怎么保存的，芹菜虽然很细，却很新鲜，炒出来一盘，湛青汪绿，好像刚刚从地头摘下来一样。我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芹菜，一直到现在，只要一想起来，一种脆生生香喷喷略为苦丝丝的芹菜味道，还在嘴里缭绕，令我口舌生津。

大约十年前，从延安下来，车子开了一个来钟点，停在一个村头，进了一家小馆。这是朋友特意带我来的地方，肚子早咕咕叫了，朋友说好饭别怕晚，让我坚持。因为早过了午饭的点儿，小馆里空荡荡的，不仅没有一个客人，连店主都不在了。忙招呼人把店家请了来，来了个陕北汉子，既是老板，又是厨子，说菜是现成的，不过只有一道：手抓羊肉。不一会儿工夫，一小锅热腾腾的手抓羊肉就上来了。手抓

羊肉，吃的次数多了，没有吃过这样鲜这样香的。我问老板汤里都搁什么作料了，这么香？他告诉我，除了葱姜和盐，什么都没放（连油都没放），只是这羊是今早晨天没亮时候宰的，小火炖了整整一个上午。一天就卖这么一只羊，都是从延安下来的游人来吃，宁可饿着肚子跑老远，也到这里吃。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好吃，不管是西安，还是北京，再大的餐馆，没脾气。

前两年，又去延安，想那手抓羊肉，如法炮制，下了延安，车子开了大约一个钟点，到了一个村口，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家小馆了。也许，这次没有朋友带领，忘记了村名，我认错了地方。但我总觉得，它只是逗了一下我的馋虫，就像童话里小屋灵光一闪消失了。

前不久，去峨眉，一路蒙蒙细雨下山，车子也是开了一个来钟点，停在山坡旁一家小馆前。



静静的河

张莉 摄

聆听二胡如水

下班的时候，在地铁口附近没有见到那个拉二胡的老人，我停下脚步，站在那里四处望了望，心里居然有点怅然若失。

除了刮太大的风下太大的雨，老人几乎天天来，就这样手拿一把二胡，坐在绿化带的边沿，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，二胡架在腿上。

老人拉得很投入。他斜斜地低垂着头颅，左手在弦上快速地滑动震颤，右手的一递一抽带动了整个身子的晃动。

老人拉二胡的时候，几乎从不抬起头来看过往的行人，只顾低着头将他的思绪融入一声声的凄切里。老人的脚边放着一顶黑色的礼帽，礼帽里盛着一些零碎的硬币、纸币。

老人很与众不同。他是清清爽爽的，虽没有着蓝布长衫，然而就有一种拉二胡者的不可言说的风度在那里。一般的卖艺者盛钱工具基本是一只破搪瓷盆子，而他却是一顶并不破旧的黑礼帽。

我喜欢这个老人拉二胡的声音。

那二胡声里总是伴随着一股淡淡的忧伤和无奈，缓缓的、哑哑的一声响起来，如同一扇门轴没有充分润滑的古老大门，沉重地、缓缓地开启，接着是一串长调如泣如诉，如怨如慕地响起。

初听二胡，该是许多年前的事儿了。只感觉《病中吟》的曲调沉郁悲凉，是久病沉疴中的孤寂与凄清，仿佛能够听见泪水缓缓流淌的声音；《良宵》诉说着一种绵绵的思念，深藏着一种历经了久远年岁的沧桑感情在里面；《空山鸟语》里传递着一种超于尘外的安谧和宁静，蝉噪林逾静，鸟鸣山更幽，耳朵、心灵刹那被清洗一净；《月夜》令人宛若置身江天一色无纤尘，皎皎空中孤月轮的清丽月夜，身心与月共澄澈，月夜寻香花独幽。

初次听到那首《二泉映月》时，感觉那一个音符如一脉脉忧伤的泉眼在汨汨地鼓涌，我闭上双眼，那种忧伤便潜入心灵，那种忧伤杂糅了悲苦、困顿、无奈、颠沛流离、寒砭肌骨和食不果腹的凄伤倾诉。

我知道《二泉映月》当初并不曾拥有这样一个美丽、引人遐思的名字，那只是阿炳流落街头时随手拉出的一些音符而已，是从他的心里自然流淌出来的表达他凄苦心境的一些音符，只是后来的凄苦者将这些组合的音符取了个美丽的名字。

这个美丽的名字，某种程度上掩盖了这些音符本质的悲。

小泽征尔在听了《二泉映月》后说“断肠之感”。我也有同感。许多次，我独自在寂静之中听《二泉映月》时，感觉心里、眼里有泪意在涌动。二胡不属于繁华、不属于绮丽，它只属于沉郁、凄迷和哀怨。二胡属于流浪的艺人，属于孤苦的旅人，属于贩夫偷闲之时的低语，属于走卒沉闷之时的倾诉，属于过气的伶人潦倒之时的哀怨……

在雨打梨花深闭门的暮春，在绿树浓荫夏日长的仲夏，在寂寞梧桐庭院的深秋，在北风吹雁雪纷纷的寒冬，我们能听到二胡一声骤然的低泣，一脉绵长的诉说，一种寂寥的沧桑，怎么能说，那不是一种哀而不伤的美丽呢？（纳兰泽芸）

心如止水

喜欢那种被人形容为“气定神闲”、“淡定如菊”的女人。那是经历后达到的境界。不是小儿女能学来练会的。有人在磨难后，表现的是世故沧桑，或消沉不羁，而真正能沉淀下来，让岁月一滑而过的，是波澜不惊的眼神和心静如水的态度。这可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。

在成长过程中，每个阶段都有苦恼。都有着当时过不去的大事，翻天覆地地困扰着自己。一点点熬过来之后，前途、命运、情感以至于生死，就看开了。再重新经历，都已经做好了应对的准备，再疼都已经不再铭心刻骨了。我说，人老，是从心开始的。

何时自己就心如止 waters了？是那次独自远游，去一个陌生的地方，站在山顶上俯视时，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狭隘。抬头看天，低头看地，平视着地平线。真是无限风光啊。

曾经不能让我坦然面对的人，不能平静地听到他的名字，不敢和别人高谈阔论的人。曾经我要把眼泪流给他，我要把美丽的文字写给他，我要把甜蜜的心事呈现给他。为他失眠，为他消瘦，为他没风度地吃醋，为他的短信和来电设置特殊的铃音。牵挂他，百转愁肠。当这份感情，没有结果，就生了怨。

这甜蜜的负担，以为一生都甩不掉的债。就在登高远眺后，从心上无声无息地滑落了。

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放开手，看白云悠悠而去，天更蓝。真正长久的情谊，是沉淀了杂质流淌的清泉。（栀子）

